

〔子玄子產論四〕產椅論。按產椅論宜叙鎮帶論後。

我邦近世婦人大產之後，必用產椅，椅制不一，而大抵皆後面有椅，左右有墻，而前小橫板，及底面皆可抽換，產婦已下胞衣，則椅中周圍先置疊被，板墻上亦皆覆以綿被，而後使婦人自起步就椅中，而其坐必令端然跪坐，始產七晝夜，又不許睡而俯首，於是代設看視相守達旦，少有偏側，叱令改之，一七日而始纔免此苦楚矣，而今俗上自天子后妃，下達士庶妻妾，皆莫不甘受是嚴責，而幸免乎斯苦者，山野海濱樵婦漁姑之屬耳，而余考漢人醫治產後者，其將調法，或止言須臾上牀宜仰臥，不宜側臥，宜豎膝，未可伸足，高倚牀頭之類，而未嘗聞其有產椅之制也，又嘗求之本邦舊俗，雖書傳散佚不可詳考，而嘗閱空穗語載某姬產後三日輒起，而人勸使之臥，寢之事，則其書雖寓言，當時無產椅者，可徵焉，意其蓋起於晚近，苟且之制，久之漸漬，人不覺其害也，椅之害產後者，大抵有八，產後腹內大空，惡露游蓄，熱氣尤盛，一有起身，必動胃府之積聚，與熱氣相搏，因以跳動，移觸任脈，則雖健婦必發血暈，今將起就產椅，因必成此症，其害一也，新產所恐者，崩漏脫血，率由跪坐不臥，而急發此症，而產椅必當跪坐，其害二也，脫血急救，或可挽回，而坐產椅者，則四面墻板爲之杆格，難得施展，往々稽遲，致不可救，其害三也，虛羸疴弱之婦，產後營血大虛，強使跪坐，氣血留滯，筋脈不仁，其因爲痿蹙者，往々有之，其害四也，新產防其睡俯首甚嚴，是勞力後，尚不使安神就寢也，欲血氣不耗，消豈可得乎，此必是他日血癆不起之基矣，其害五也，不得安神就寢，則血氣數躁，必因致經脈留熱，惡露難下，其害六也，產婦必殺道挺出，今跪坐則難得斂去，瘀熱因流淫，決成脫肛痔漏，其害七也，一用產椅，則必用看守之人，令終夜忍睡而相視，則食藥之類，必易致不謹，其害八也，有此八害，而世不知議其可廢者何乎，曰因循而已，苟且而已。

〔叢桂偶記二〕產婦側臥。

本邦產婦禁側臥，特子玄子著產論，令乳婦去產帶安臥，余嘗遊其門，親炙之，其臥者，神心安靜，得快睡，防暈除熱之良策也，其驗大勝於藥餌，而人皆憚之，頃讀一方書，曰高山血搦，治產後并金瘡，立効湯，豐